

《筑梦苍穹——顾诵芬》

凌云壮志 逐风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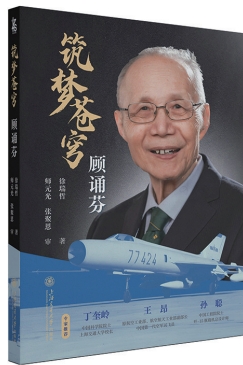
□王昂

在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先驱者的努力和奉献铸就了今日的辉煌。在这群杰出的人物之中，顾诵芬院士作为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歼-8系列飞机，一生心系苍穹。顾总是中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是使中国航空工业走向自主研发新型飞机之路的创始人，也是把空气动力学运用到飞机设计研发的领头人。

作为一名曾经与他紧密合作过的试飞员，我有幸见证了他航空科研领域的卓越成就，也亲历了他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巨大影响。当我为这本《筑梦苍穹——顾诵芬》作序时，心中满是对这位导师、战友以及同事的崇敬之情。

我和顾总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歼-8飞机的试飞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中国航空工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基础薄弱，设备简陋，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顾总带领团队开始了艰辛而又充满挑战的研发工作。

一个好的飞机总设计师必须是试飞员的好朋友，他们必须很好地交流，才能使飞机的研制进度不断提升。作为试飞员，我的任务是通过实际飞行测试飞机性能，顾总则负责根据试飞数据不断优化飞机设计。试飞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发现了很多原来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飞行中也出现了很多风险。在面对各种未知的问题时，顾总展现出了非



徐瑞哲 著 师元光 张聚恩 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凡的领导力和技术才华。他总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关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一次总设计师与试飞员合作的经历不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信任，更为后来歼-8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与顾总的合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他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让我明白了作为一名航空人，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有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精神。

除了在技术上的贡献，顾总对人才培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航空工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在我国舰载机飞行员培训方面，我也曾与顾总有过一段难忘的合作经历。当时，我们的海

军急需培养舰载机飞行员，但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合适的教练机。作为海军上舰飞机的技术组组长，我意识到必须要有专门的教练机来满足训练需求。我动员了航空工业贵州飞机工业公司（贵飞），让他们自筹资金，开始研制一款新型教练机。这款教练机需要进行大量的改装和改进，几乎等于重新设计一架新飞机。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我邀请当时已经超过80岁的顾诵芬作评审专家。他毅然决然地与我们一起前往贵州，参与了飞机的评审工作。最终，这款教练机成功定型，并被海军广泛使用。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航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前瞻性的思考和大胆的尝试。而顾总在高龄时依然积极参与评审，展现了他对航空事业的无限热爱和责任感。

如今，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这段历史，回忆起与顾总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怀念。他为人诚恳谦虚，虽然已经取得极高的学术成就，仍时刻关注国内外航空发展的最新动态，不断学习新知识。顾总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领导者。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爱国情怀和职业操守。我相信，随着《筑梦苍穹——顾诵芬》的出版，更多人将会了解这位航空巨匠的光辉事迹，受到他精神的感召，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去。

《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

“触摸”古人的敬畏与祈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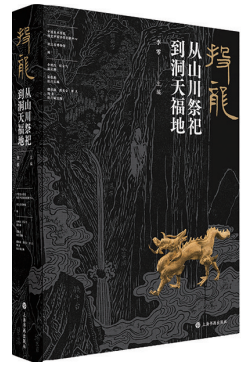
□张姣 许中行 居琨雯

2025年7月，《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从商周到明代三千年的“投龙”文化脉络，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宏大的学术视野，深度梳理并重构中华山川祭祀与精神信仰体系，绘制出一幅宏大的中华文明精神版图。

“投龙”，即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一并投入名山或水府之中的仪式，又称“投龙璧”“投龙简”“投龙仪”“投机”。投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自唐代起被正式确立为规范化的国家仪典，五代吴越国和宋代延续了投龙的高峰，金、元、明时期投龙仍是重要的国家仪典，直至清代才退出官方历史舞台。

《投龙》著作经“十年思考，五年筹备，两年落地，半年打磨”，团队并未满足于同名特展的成功举办，在展览结束后持续开展对“投龙”的学术探索。

为了弥补展览因借展限制、时空约束等留下的遗憾，团队孜孜以求，新增了30余件至关重要的“投龙”相关文物，补全了关键物证链。该书汇集了来自全国40余家文博机构所藏的230余件



李零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投龙相关文物，囊括了目前已知99%以上的公藏投龙实物，堪称一部“投龙文物的大百科全书”。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有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目前唯一已知的帝王投龙金简实物——武则天金简，以及国家博物馆秘藏的钱镠银简、仙堂山铜龙、孔水洞金金龙等稀世珍品。专著还打破了展览呈现的局限性，首次高清呈现了经上海博物馆授权的战国告神玉简——秦骊玉版的刻书文字，并逐字解读了武则天、唐玄宗、宋徽宗、吴越王钱镠等帝王镌刻于简牍之上

《探源——AI狂飙时代的管理常识与实践创新》

从对话到干活，AI助理来了

□吴晨

2025年值得前瞻的是AI助理的崛起。从对话到干活，这是AI助理即将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在未来的镜像世界中，XR智能眼镜是“下一个重大创新”，它将使得我们能够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穿行。如果说XR眼镜帮助我们建立智能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链接，那么AI助理则将成为“智能管家”，成为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操作系统，或者说连接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两者将成为全新人机交互的硬件与软件。

首先，AI助理会特别了解我们。未来的学习可以做到个性化，按照每个人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点来安排学习，改变工业时代以来近200年的传统学习方式。在未来的工作中，AI助理也将成为重要的日常沟通者和协调者，提升企业沟通的速度和质量，让更大规模的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

其次，AI助理会很好地帮我们打理生活，从日程安排、邮件和日常沟通、行程安排，到订购日常用品等。未来许多简单的日常工作不再需要人



吴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参与，在一定预算之内，我们可以放心地交由AI助理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会涌现出怎样的全新商业模式，值得探索。

最后，提供“人+AI”的全新工作与生活方式。每个人有了AI助理，它会帮助我们调用各种AI工具，就好像我们现在使用各种APP一样。

AI助理+XR是全新的生活范式，

的秘密心愿。

为了帮助读者更清晰地把握“投龙”仪式的时空演变密码，团队精心撰写了长达2万字的学术导言，纲要性地勾勒出从商周“沉埋性玉”的古老传统、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体系、晋唐之际道教对投龙仪式的制度化，直至明代时期陵山投龙的完整脉络。该书融入坐标系，新增历代帝王投龙年表，清晰梳理了仪式活动的时间轴线；重绘古今对照地图，详尽标注了“岳镇海渎”“洞天福地”的所有已知投龙地点，为实地探访提供了精准指南。主编李零热情发出邀请：“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在家做好功课，打起背包就出发，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寻找这些被遗忘的历史。”此外，专著修订增补各项说明，还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图、山水土三简文书格式对比图等可视化手段，拆解了神秘复杂的投龙仪轨，让千年秘仪变得可读可感、清晰易懂。

《投龙》带领我们穿越三千年时光，“触摸”中国古人对山川的敬畏与芸芸众生的虔诚祈愿，在沉埋地底、水底的金龙玉简之间，在浩瀚洞天福地的山水印迹之中，揭示“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演变。

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但我们不能低估现实中的挑战：是否有足够多的数据、信任问题、成本都需要一一克服。如何利用好AI助理，提升生产力，每个人都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参与AI训练。AI专家将它称为“周一早晨9点钟”问题。AI并不是开箱即用的，需要花时间训练。

想要充分发挥AI潜力，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成为与机器互动的优秀提示工程师。提问的能力恰恰是与机器互动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换句话说，希望说一句话就让AI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当下的AI还不能真正发挥其生产率，需要各行各业从自己的角度塑造全新的“人+机器”工作流。这一工作流会遵循三个特点：提出问题是人，到底应该如何应用AI，由人来作主；最终作出判断的也是人，AI的成果需要人来检查，作出最终判断；新工作流并不是人的流程的简单复制，需要分拆和重组。

变化只会持续加速，而我们在纷至沓来的变化中已经看到新范式的端倪，这个新范式可以称之为“多模态”。

《冯契讲金岳霖哲学》

金冯学脉的传承与推进

□杨国荣



冯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哲学上，冯契先生一方面上承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这一系统，而是多方面地超越其视域并范围而进退之，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金冯学脉。较之于其他哲学传统，金冯学脉的特点在于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在后续的学术共同体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作用。

金先生首先提出了“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这一论点体现了对“所与”的独特理解。冯先生对其看法表示赞同，并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把‘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理论放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加以阐发，那么，我们应该能把唯物主义的感性论推进一步。”他将感性领域的“所与”与实践过程联系起来，使其理论获得了更为可靠的基础。

在方法论上，冯先生强调：“在实验观察中运用自然律作为接受方式，即以自然过程之‘理’还治自然过程之身，科学理论便转化为方法。此所谓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辩证的，不止于归纳而已。”他指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知识经验的必要条件。由此，冯契也对金岳霖的归纳理论等作了转换。

冯先生关注“事”与“理”的互动，特别是其中的矛盾运动。他将问题引入认识论，强调意见分歧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辨析，通过逻辑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使人们逐步弄清所争论的问题的性质，达到明辨是非，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进一步指出：从每门科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开始总要经历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经过不同学说、不同观点的争论，科学就会从抽

象再上升到具体（辩证法的具体）。在此过程中，科学达到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便是一定条件下、一定层次上的“具体真理”。金先生曾提出关于“先天”“先验”的说法，冯先生指出：“金先生从概念对所与的双重作用来说明概念的后验性与先验性，而所谓先验性之‘先’，指的是必要条件之先，并非时间上之先。”“但金先生进而说逻辑是‘先天形式’，归纳原则是‘先验原则’，以为它们都有其本体论上的根据”，冯先生认为“这就导致形而上学了”。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冯契也反思并超越了金岳霖的形而上学。

如上所言，认识论与方法论相互联系。冯先生认为，辩证逻辑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的反映和人类认识世界过程的历史总结。他强调：“思维运用辩证逻辑的规律与范畴，其实就是以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还治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之身。”

“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也关乎人的自由。在冯先生看来，“从认识论上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改造世界”；“从伦理学上说，自由是人们自觉自愿地在行为中遵循‘当然之则’（道德规范）”；“从美学上说，自由就如马克思说的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人自身”，审美理想在灌注了人的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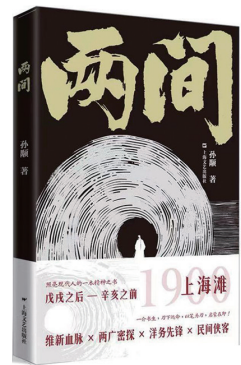
就金先生的哲学思想所涉及的元学与知识论的关系而言，冯先生认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这一见解肯定认识论应理解为广义认识论，不仅研究知识，更应研究智慧，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

按照冯先生的看法，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知识固然应向智慧转化，但转识成智的飞跃是在与知识经验的关系中实现的。知识与智慧不是彼此对立的序列，而是统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冯先生由此沟通了知识论与本体论，展示出统一现象与本体的独特思路。这种哲学思考，使金岳霖以来的哲学传统在冯契那里获得了创造性的推进，也使金冯学脉成为当代哲学史上极具活力的一脉传承。

《两间》

历史人文小说的新尝试

□王纪人



孙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孙颢的新作《两间》以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为开端，结笔写到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王公大臣等一班人马逃到西安，清廷由李鸿章出面议和。前后不过三年时间（1898戊戌年—1900庚子年），却涉及晚清内外交困、腥风血雨的一段历史。

《两间》并未正面描写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与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之间的生死较量，而是描写在戊戌政变后仍然倾向变革的读书人，如何在时代的大变局中谋求生路，探寻国家未来的追求。它也不是一部传记体的作品，而是通过纪实和虚构，组成一个社会关系网，既写出个人的行动和命运，又侧写支配其后的历史是如何的荒诞和诡异。

长篇小说若要表现时代的动荡变迁和人物的颠沛流离，势必要写到主要人物和相关人士踪迹的空间转换。表面上看只是某种地理环境的迁徙，实际上却展现了人物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境遇、遭际、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引发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在诸多意外中潜伏着必然性的草蛇灰线。

《两间》的独具匠心，在于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以文史兼顾的叙述手法和夹叙夹议的表述，指陈维新改良派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批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朝令夕改、

出尔反尔的昏庸愚昧，对义和团反剿后利用，以及揭示清廷的南方大员如何以东南互保的策略来对抗与自保。凡此均能从容不迫、绘声绘色地一一叙来，引起读者一探究竟、了解历史真相的兴趣。

小说写到了张元济、徐方白两位读书人从默契投合到有所分歧，可谓点睛之笔。张元济约徐方白参观领事馆路上的商务印书馆，这位进过翰林院的进士，决定收购日本印刷所，表现出脱离官办实体，深度介入商务印书馆出版事务的意向，通过组织出版新书、新教材，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

而受邀的徐方白却怀疑，这是否当下救国救民之急需？他不相信印几本教材就能改变世道，便质疑张元济：“那变法维新之事再没有希望了？”徐方白梦想君主立宪，把希望寄托于南方几位总督大员的身上，但又觉得张元济说那些大员并不可靠实为至理，所以此时他的人生方向仍是飘忽不定的。

徐方白因智慧才干曾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他却毅然决定放弃后半生可能腾飞的机会，因为“我普通读书人而已，不求高官厚禄，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他终于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担当。后来他果然写出了一组慨当以慷、壮怀激越的宏文，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张元济身上，还是在徐方白身上，作者都写出了时代的血雨腥风在读书人身上留下的印痕。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鲁迅在日记里写下的一首五言绝句，以明自己的孤独、坚持和彷徨。孙颢把这首绝句的后两句作为小说篇名下的引文，而篇名仅用“两间”，倒也十分巧妙、新颖而醒目。

“两间”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篇名，自然不再是鲁迅特指的“新文苑”和“旧战场”，从中可看出作者的人文情怀和对一段过往历史中荷戟者的缅怀与致敬。因此我把长篇小说《两间》命名为新的历史人文小说，并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